

三國誌後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三國誌後傳三

〔明〕西陽野史編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刻續三國誌後傳五卷

晉平陽侯陳壽史餘襍紀

而蜀 西陽野史 編次

伍〇宣于說退四雄兵

晉惠帝改元永嘉初丁卯齊王司馬冏與成都王司馬穎見漢劉淵攻掠州郡勢甚猖獗將近魏地乃倡謀糾集各征鎮二十四路親王刺守分道進征扼歸路阻糧道侵其巢穴襲其空虛各皆赴勒莖穎處合盟漢兵惟慮慕容氏段氏拓跋氏與氏羌蒲洪姚弋仲數處之兵用陳元遠計遣諸葛宣于親徃交和說退四處然後好敵晉師宣于承旨先往遼東巨鎮慕容氏慕容廆從之宣于辭謝而出轉至代郡去見拓跋猗盧

按傳拓跋氏其先出自黃帝後生昌意意少子受封於拓跋川因以

為氏。至三國時有拓跋穆多智。畧冒特尊之為右賢王。冒特附袁尚。欲合拓跋共拒曹操。拓跋不從。張遼斬冒特。以其餘衆賜穆。令守其地。至是強盛。有功於晉。晉武帝乃授拓跋穆為平城守備。平城今之大同府。幽州總管王浚見天下將亂。以長女嫁其子猗盧。結以為援。思霸北地。凡浚事征伐。必資穆與段氏為之羽翼。劉琨檄穆定冀州之亂。大捷琨表穆為平城大守。鎮代穆卒。猗盧襲其職。招納賢士。任用英材。中國避亂者多歸之。猗盧撫馭有方。賦役有節。民物豐阜。有雄兵二十餘萬。迄茲。

晉朝欲破北漢。下詔令其扼漢之後。正欲遣使往遼中約會共起。忽報漢劉淵遣諸葛宣于來此。求見猗盧。延入禮畢。宣于呈上贄物曰。奉漢主命。昨獻菲儀。伏乞俯納。猗盧曰。聞公乃漢之相臣。遠臨敝邑。有何見諭。而賜厚惠也。宣于曰。我主聞晉朝調遣足下人馬。欲征敝地。故遣僕

叩臺拜言。以為晉室不道。骨肉自殘。五倫變亂。三綱殄墜。忠良被戮。奸倖秉權。漢之所以起兵者。為衆羌胡之居於內地者。非獨為己已也。猗盧曰。何為為衆。宣于曰。王浚劉琨皆上書晉朝。言夷狄獷猛。性同禽獸。不可使之居於內地。如盧龍上黨平陽遼代秦并定襄鴈門。悉為志狄之居。一旦乘釁竊發。必為朝廷之禍。宜勅各鎮精兵。逐出塞外。如有不從者。勦而滅之。故我主太子劉聰。在洛陽竊知其謀。逃回左國。奮起定襄。屢破晉兵。以王浚未暇加兵於足下。劉琨未暇加兵於慕容也。非為衆而何。且王浚每怪劉琨借地與君。想欲復之。未獲其便耳。今你出兵。正隨其計。若足下蚤起。而暮即變生矣。猗盧曰。何得變生。宣于曰。今晉朝因王浚之謀。故以足下之兵解漢。待漢與足下相持。彼以精兵逕襲平城。足下將何以禦猗盧。曰。晉兵為倫。有何慮哉。宣于曰。代公之言。悞矣。若少出兵。難保不敗。多出兵。城空易襲。足下而能兩顧。戰守哉。

宣于說退四雄兵





拓跋猗盧被諸葛宣于一席話說透心中之事。无言可答。乃問曰。然則將何以處之。若不出兵。又涉逆命。兵若一出。則恐他人襲已。足下何以教我。宣于曰。此无雜也。但只虛言出兵。推以粮草未備。緩而不發。彼能驅之使行乎。若王浚見足下趨退。彼必徹兵赴命。王浚一去。代之南北。大勢皆入足下掌中矣。僕聞王浚恃強暴虐。不久必敗。足下但當養兵蓄銳。伺隙而起。收併雲燕。此高光之業也。大丈夫豈可因人小惠捨身捐本。以成匹夫之名乎。猗盧見宣于之言。有理。即踴躍稱謝曰。非修之高明。頓開茅塞。吾幾陷於坑穽矣。宣于曰。不然。足下在此。則可役人。夫則為人所役。正所謂臣于人。與見臣于人。故榮辱利害存焉。惟明者擇之。猗盧曰。謹奉教。指乃重待宣于。各以盛幣遣回。臨行。猗盧曰。煩公拜上漢主。慎勿以我兵為意。縱司馬親臨。吾必不食信耶。後人見宣于之才。史鑑不載。有詩嘆曰。



數語吹開塞北兵

漢家從此建功勳

何為史冊遺高士

秉筆當年是晉臣

諸葛宣于自退了代北倚廬之兵。離平城轉而西行。欲往秦襄道。由山左隨逐回平陽。入見漢主。言二處俱各听從。按兵不發之事。將對答言辭。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滿朝文武听之。盡皆欽服。稱羨曰：「諸葛軍師一行。可當十萬大兵。真我朝之砥柱也。」漢主然之。設宴賀喜。宣于曰：「事在緊急。豈容遲緩。尚有秦州金城為吾肘腋之憂。必得止其不與晉合。方可一意敵晉。非臣再往。無人堪托。亟宜就行。」漢主曰：「丞相跋跋勞頓。孤寔不安。但念祖父生死骨肉。共成其美。是以不敢託之他人耳。比武侯之鞠躬盡瘁。同矣。銘感何如。」宣于曰：「君臣同体。理之當然也。」漢主復備金珠幣帛。以車馬護送。宣于望秦州而去。西說蒲洪。

按晉史蒲洪者。畧陽臨渭人也。狀貌雄偉。多權識。有智謀。氏无畏服。

附之者如雲。部下有雄兵數萬。威名日盛。家園池中有蒲長丈五。節如竹形。時人咸以為異。後得讖文云。有符筆背應符為帝。其孫名蒲。墜生時背上有黑記。如上平符字。遂改姓符氏。後其地大雨。彌日不止。童謠歌曰。大雨不止。洪波便起。東會於淵。流盛無比。洪雖聞知。亦不解其意。

及聞朝中頒詔。令其與兵共勦劉淵。心中暗喜。以為兆應童謠。即欲起兵。東向。忽報平陽劉淵差諸葛宣于來見。蒲洪命人延入。禮畢。宣于進送幣物。蒲洪拜受。問曰。久聞公乃漢之上臣。今无故輕身光降。必有見誨。乞示其詳。宣于曰。近聞足下欲起兵伐漢。主特備菲禮。命僕叩臺。告以利害二字。憑君候擇焉。洪曰。有何利害。宣于曰。見機為利。輕動為害。今司馬氏不道人神共怒。故足下乘時而起。人悉依附。晉寔恨之。因彼家國多難。无才及汝。故權受足下以秦州之任。寔非出於本意。且彼

諸王骨肉尚然不容况外人乎故漢主命僕再三拜上乞君美早為自  
計洪曰吾既委質為臣不盡職分是不忠也聞詔許以起兵止而不赴  
是不信也不忠不信何以立于人世哉宣子曰僕聞執小信而忘身者  
尾生孝已之流智士之所不取也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自立功名固乃  
終日營營為人斲役乎今足下執信必欲以兵伐漢勝敗尚未可知若  
倖而勝則有以起晉人之忌不勝必自損兵河將有以起鄰鎮之欺蜀  
成李氏每懷寇之心氏羌姚苻豈無吞圖之意且晉人復地之心亦  
將伺弱而起焉竊懼君之不可以少離此地者也蒲洪坤陰半晌而言  
曰設然則修之公以何教哉宣子曰此無雜但偽言蜀寇擾害居民甚  
急倘若秦州失守關中亦皆震恐待退小寇緩而進可保兩全行止  
矣若過月餘晉六皆集自然等不得公之兵而與漢聞待至秋中足下  
故意提兵大進而吾兩家必然罷戰矣漢主豈不深德於君而願為之

助子。今西川已為李雄所據。脫使晉兵與構戰。少疲。足下收攬英雄。駕馭豪傑。乘時而起。上可立國。下可保民。長安以西。揮旌克定。與吾漢成。曷足以拒霄晉。豈非計之善者也。蒲洪久有此心。听言大悅。乃拱手稱謝。曰。非高賢指我。迷途幾為人錯引。於谿徑矣。遂重待宣于。原吞報幣。親送出境。執手謂曰。得蒙教命。願結盟好。乞君再往金城。以見羌亭長。及彼亦莫起兵。則使晉無獨罪之虞。或有加兵。又可託其協助。吾無慮矣。宣于曰。不必過念。遠代皆以採僕。鄙論頓兵歛甲。豈能復加兵哉。矧僕亦奉命至彼。謹當領教。言罷。分別。宣于再至金城。去說羌亭長姚弋仲。使其罷兵。

按傳姚弋仲字次先。西涼羌氏赤亭縣人也。生而眇。惟目瑩。少有勇力。曾手拔大樹。人比。教服。後有寇盜竊發。甚擾地境。衆不能禦。弋仲乃糾集好漢五十餘人。首先冒賊手。殺十餘人。衆見膽壯。一齊助之。

人皆奔潰。被弋仲禴共魁首。一方寧息。衆乃推之爲帥。長極善騎射。馬上運槊如飛。有萬夫莫敵之勇。卻下羌衆來歸者數萬。晉人不能平伏。下詔招安。封爲羌亭長。使統夷衆當下見。

朝中詔令起兵討漢。召集將佐計議其事。謀士利鹿孤曰。吾等久居邊塞。不知內地風景。今當引兵東去。一則觀其地理形勝。二則覘覩大朝虛弱。三者我等職卑名微。倘或少得成功。必獲加封官秩。又可以顯主帥之英雄。豈不有益於事機乎。弋仲曰。我居此地。不罹兵禍。儘可養威待時。今應宜召恐退漢之後。朝中或變側改調。事涉不美。若還不去。又恐見罪。進退兩難。將何以處。正在躊躇。忽報有漢使求見。弋仲慌命謂入。叙話已畢。宜于送上禮物。旋弋仲曰。某居僻塞。素無功德。焉敢受賜。敢問漢使大人遠降。必有事故。請明指教。宜于曰。我漢主聞足下將欲起兵赴邈。故遣小官至此相告。僕主有言。前在赤元度馬廬北鄙之時。

與足下皆是一家所為者。國晉氏命，馬隆屠羌衆四十餘萬，辛冉又大  
殺西鄉。意在珍絕氏羌，幸天意尚存吾主，與齊萬年攘臂奮起，捲取涇  
秦。故足下得見兵革耳。後晉禰以國中多亂，勉強與吾講和，換以左國  
城之地。又勅孟觀等先滅氐羌，後取左國，以遂滅羌。胡我漢太子劉聰  
在洛，聞此消息，私奔歸域，預起兵先奪定襄。次下太原，復收平陽。遂至  
歎罷不能原其所由。蓋為郝元度齊萬年、馬蘭盧水衆羌首報仇耳。今  
足下反不念免死狐悲之類，忘夷羌之恨，而欲起兵以伐同列。何自殘  
之甚耶！以愚鄙意度之，足下不當欽甲自固，另行高志，樹芳名於末世  
可也。弋仲已深信其言，故反說之曰：業已委質，意為臣。起兵只在刻自  
安，可虛誑朝廷，失其大信，而陷於不忠乎。宣于曰：否也。規小節者不能  
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足下以晉朝為可恃，不知晉朝為可畏。  
必欲持小信，而以兵赴命，恐君之如魚入肆矣。弋仲曰：何至若此之利。

善耶。宣子曰。非吾敢妄言也。君勝漢則。言嫉之。非改遷。可拘之。然不  
得如此日之自擅矣。如不勝。晉必怒。非。誅則貶。蓋以罪不及於親王。  
定加於外人故也。脫能旋旆。亦必兵折。勢動。根本削弱。不為蒲洪之資。  
則為李雄之擄。明公其詳思之。弋仲初心實不欲去。又見宣子之言合  
理。遂次意不赴。起謝宣子曰。僕聞命矣。當不敢要虛名而就後悔。自棄  
根本也。厚歛宣子。重。答幣禮。盟誓立約。親送出城。以兵護衛出境而回。  
宣子得止。赦。慶之。兵。即。速。夜。兼。程。趕。至。平。陽。計。議。對。敵。之。策。將。入。郡。界。  
細。作。早。已。報。至。城。中。漢。主。聞。之。命。崔。瑋。程。遐。催。游。游。光。遠。等。遠。接。入。城。  
自。與。陳。元。達。候。於。內。瑯。同。上。便。殿。禮。畢。宣。子。上。蒲。姚。二。處。禮。幣。併。回。書。  
誓。約。漢。主。看。之。大。喜。曰。蒲。洪。姚。弋。仲。皆。人。傑。也。非。丞。相。焉。能。動。彼。宣。子。  
乃。將。二。處。問。難。之。辭。從。頭。備。細。說。了。一。遍。元。達。徐。光。曰。修。之。今。日。之。辭。  
驚。四。柱。超。於。昔。年。卧。龍。公。之。舌。戰。群。儒。正。謂。克。肖。其。先。者。矣。可。美。矣。

漢主淵曰。今次若能再無挫衄。晉兵復退。寔丞相再造之功也。乃命大排筵席慶賀。一面差官。積糧草。聚集人馬。以備接應。又下文書至劉聰大寨。使各將用心。不日兵糧俱到。漢使四出。不知後來晉漢交兵。勝負若何。正是有分。叫五鹿墟前。白土變為赤土。漳河水內。青波化作紅波。後人有詩。嘆曰。

晉國謀興破漢兵

諸侯蜂擁集韓林

祗因天禍軍民命

從此漳河浸怨魂

又有詩一首。讚諸葛宣于之能云。

口若懸河唾若珠

令人鼓掌羨宣于

片言利害弭強敵

勝比雄兵十萬餘

○成都王大會軍兵

晉朝成都王主盟伐漢於鄴臺。整理帥府。將至二十餘口。只見河間王



司馬顛遵詔守鎮。命大將張方為帥。督頌到輔。席遠刁默。呂朗林成馬。瞻六員副將。將兵八萬先到。成都王見報大喜。命開帥府。放砲振威。使人迎張方等入轅門相見。衆將叅畢。成都王看張方雄威剛猛。狀貌猙獍。龍堂可畏。諸副將亦皆英姿豪邁。氣宇軒昂。乃私念曰。早知國中。有此將帥。何待今日會兵。以致胡寇若此。肆志猖獗乎。遂問張方曰。將軍何處人也。方曰。小将河間人。姓張。名方。字子正。頗能武藝。奉主之命。特來大王駕下听令。頌克前部。以剿漢寇。成都王命軍政司登記給典。犒章。扎營安頓。又說荊州刺史劉弘見詔。令其留鎮。以防蜀寇。弘乃具本入朝。言天下邊官皆有隣寇。若俱止不赴。朝廷誰典出力。西蜀之寇。臣自有制伏之術。料不敢東窺。拜表即行。留叅軍蒯恒牙將虞譚。仇勃。張興費。深。劉負。冀。輔助其婿夏陟。管攝州事。自率大將皮初。子欽。丁軋。蔣超。苗光。趙讓。何松。劉盤。頌。兵五萬赴蜀。